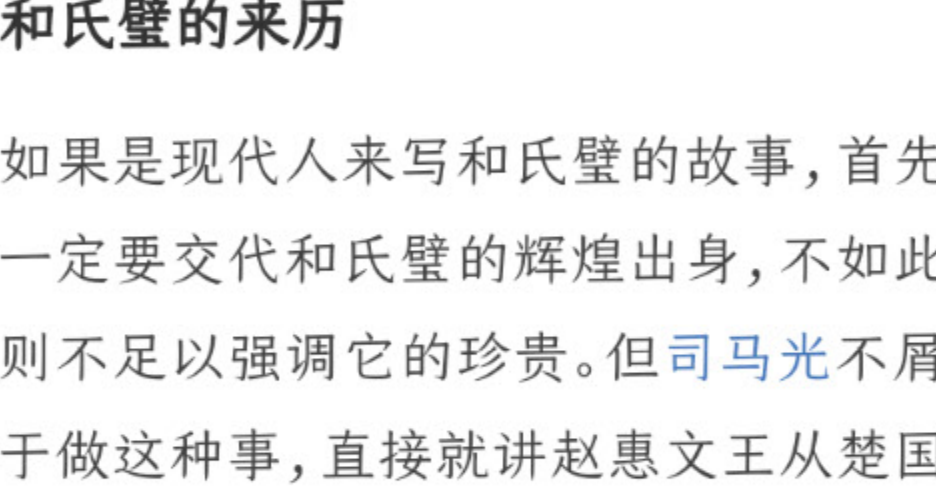


# 131和氏璧的来历是真的吗？

熊逸讲透资治通鉴2 (年度日更)

12-08

进入课程>



转述：金北平

你好，欢迎来到[《熊逸讲透资治通鉴2》](#)。

[周赧王](#)三十二年（前283年），《[资治通鉴](#)》记载有4件大事，前边已经讲过了2件，第3件就是[秦昭襄王](#)向[赵惠文王](#)讨要和氏璧了。我们熟悉的[和氏璧](#)的故事，终于在《[资治通鉴](#)》里边隆重登场了。

## 和氏璧的来历

如果是现代人来写和氏璧的故事，首先一定要交代和氏璧的辉煌出身，不如此则不足以强调它的珍贵。但[司马光](#)不屑于做这种事，直接就讲赵惠文王从楚国得到了和氏璧，[秦昭襄王](#)很想要这件宝贝，提出拿15座城市交换。但是，和氏璧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经典的文化语码，来历是必须讲一讲的。

《[韩非子](#)》有一篇“和氏”，以和氏璧的来历比喻法家精英的不幸遭遇，这是记载和氏璧出处的最早一篇文献。故事是这样的：早在春秋时代，楚国人和氏在山里发现了一块玉璞，把它献给了楚厉王。楚厉王安排玉工做鉴定，玉工不以为然，说这不过是块普通的石头。和氏被治以欺君之罪：砍断左脚。

这小小一段内容，有好几个知识点需要解释一下。首先是[卞和](#)的名字：在我们通常的印象里，发现和氏璧的人名叫卞和，那么问题来了，既然发现者名叫卞和，那么这块美玉为什么不叫卞氏璧而叫和氏璧呢？

原因很简单，早期文献里只提到“和氏”，没提到“卞和”，大概晚到汉朝，才有人把和氏说成卞和。前边讲过，汉朝人已经分不清姓和氏的区别了，或者说姓和氏已经合二为一了。而在先秦年间，姓用来别婚姻，总共也没有几个，而且数量永远不会增加；氏却越来越多，一个贵族大家庭只要传承几代人，有人分户另过，就会给自家取一个氏名。这就意味着，**和氏既然有氏名，就应该属于贵族阶层。**

贵族参与政治生活，高级长老称为大夫。周礼有“刑不上大夫，礼不下庶人”的要求，这里的“刑”并不是泛指刑罚，而是特指几种残害身体的所谓肉刑。和氏遭受的刑罚叫作刖，就是肉刑的一种。楚厉王是春秋时代的楚王，当年楚国虽然是华夏文明眼中的蛮夷，但心态上很想比华夏更华夏，所以，和氏如果真是楚国贵族的话，大概率上不会因为这点事就遭受刖刑。[韩非](#)只是编故事，所以才会拿自己时代里的社会风貌硬安在春秋时代的楚国头上。

和氏发现的所谓玉璞，就是未经加工处理的玉石原石。原石的结构就像西瓜：玉石相当于瓜瓤，玉石外面包裹着一层不值钱的石头，这层石头就相当于瓜皮。透过瓜皮来判断瓜瓤的好坏，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
但和氏独具慧眼，坚信自己发现的这块玉璞里面藏着举世无双的美玉。

那么，为什么专业的玉工反而看不出来呢？

## 赌石

这话必须两说，首先，从璞玉的外观判断内核到底是美玉、劣质玉石还是普通石头，其实没人能做得到。今天的玉石行业有一句谚语：“神仙难识寸玉”，所以云南和缅甸边境地带很多年来流行一种叫“赌石”的活动——简单讲就是拿一块璞玉来，有些还要开几个孔，靠这一点参数来猜盲盒，就考验买家有没有和氏的眼力。当然，所谓眼力，基本等于运气。付款之后，把璞玉切开，如果里面是上等翡翠，买家就会一夜暴富，而如果里面只是普通品质的玉石，甚至只是石头，买家就算为了买这块石头倾家荡产，也只能自认倒霉。所以，这一行才会有“一刀穷，一刀富”的说法。

这种行当，我们外行人也很容易一眼看到症结：卖家都不是外行，而是摸爬滚打多年，见多识广的专家。如果从外观判断璞玉真的有迹可循的话，那么好的璞玉早就内部消化了，不可能拿出来赌。再说，这一行利润巨大，自然置办得起高科技设备，但显然直到今天也没有任何设备可以透过璞玉的表层看准它的内核。

这就意味着，两千多年前的和氏要么天赋异禀，要么鬼使神差，不然没道理那么笃信自己发现的是一块世界级的玉石精品，而玉工也不可能在不切开璞玉的前提下鉴定真伪。双方不管说好说歹，反正全是靠蒙。但是，哪至于去蒙呢？真正做鉴定明明一点都不难，只要把这块石头也好，璞玉也罢，简单直接地剖开就好了。

## 寓言故事

那么新问题又出现了：既然做鉴定如此简单，和氏为什么就不能在家里先把玉璞剖开，然后再捧着这个谁都说不出二话的宝贝去见楚厉王呢？

最有可能的答案就是：**韩非只是讲了这么一个寓言故事，目的是阐述故事背后的道理，顺便发泄一下愤懑情绪。**

故事虽然在细节上如此禁不起推敲，但寓意实在太容易引发人们的共鸣，所以真与假也就不重要了。

接下来，等到楚厉王驾崩，[楚武王](#)继位，和氏又去献宝，但结局还跟上次一样，玉工说是石头，和氏再受刖刑，右脚被砍断了。

后来楚武王驾崩，[楚文王](#)继位，和氏不敢再去献宝了，但可能又舍不得放弃这次机会，又纠结又委屈，抱着玉璞在楚山之下嚎啕大哭。一连哭了3天3夜，眼泪哭干了还是要哭，这回哭出来的就是血了。楚文王听说了这件事，派人去问和氏：“天下遭受刖刑的人那么多，为什么只有你哭成这样呢？”

和氏的回答是故事的关键，有必要先看原文：“吾非悲刖也，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，贞士而名之以诤，此吾所以悲也。”意思是说，我不是为自己遭受刖刑而悲伤，我所悲伤的是，宝玉被当成石头，忠贞之士被当成骗子啊。

楚文王被打动了，终于派玉工剖开了和氏的玉璞，果然得到了宝玉，于是就把这块宝玉命名为“和氏之璧”。

小故事讲完了，韩非就该阐述大道理了：奇珍异宝是君主们迫切想要的东西，和氏就算献宝献得不够好，至少对君主没有害处，但结果呢，付出了如此惨痛的代价才终于让和氏璧的价值被世人认可。法术可比奇珍异宝有价值多了，是治国的必备利器，但君主们对法术的需求并没有对奇珍异宝的需求那样迫切。法术之士之所以还好好活着，只因为他们掌握的玉璞还没有进献上去而已。

韩非所谓的“法术”，就是法家概念里的“法”和“术”。

难题摆出来了。先看需求端：法术对于君主的价值无论怎样高估都不为过，君主对于法术一定是有需求的。再看供给端：法家知识分子既掌握着法术，也很想把法术献给君主。一端真的想要，也开得起价，一端真的想给，也物有所值，按说两端应当一拍即合，但事实刚好相反，和氏的不幸遭遇就是明证。

## 玉工

障碍究竟在哪儿呢？很明显，就在玉工身上。

玉工代表哪些人呢？代表的是朝廷里的群臣——君主身边的近臣，游手好闲的老百姓，耍嘴皮子的游士，等等等等。基本就是除了君主和法术之士以外的所有人。他们之所以会从中作梗，因为他们有着很强烈的从中作梗的动机：一旦君主真的运用法术治国了，那么朝廷大臣就没法擅权，君主的近臣就没法弄权，懒惰的人必须去种田，耍嘴皮子的人必须去参军打仗。

这就可以看出为什么在和氏璧的故事里，和氏并没有剖开玉璞再去献玉，玉工做鉴定也没有剖开玉璞。因为，韩非是拿玉璞象征法术，法术好歹也是一门有门槛的学问，不是什么一目就可以了然的物件。反正只是一个寓言故事，只要能把道理表达清楚就可以了，故事细节没说圆倒也无妨。

那么，君主只要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就该越过“玉工”，直接跟法术之士完成交易。

在和氏璧的故事里，和氏被玉工害得很惨，而在现实世界里，法术之士被玉工所代表的人群害得更惨。韩非列举[吴起](#)和[商鞅](#)的例子，提出了一个很严峻的命题：“大臣苦法而细民恶（wù）治”，意思是说，上到朝廷大臣，下到草民百姓，一致痛恨法家路线。这就见出法家的理论方向了：只服务于君主一个人，把所有人通通变成君主的工具，使他们最大限度地为主发挥工具价值。我们理解法家思想，这一点是关键中的关键。

最后做一个简短的总结：和氏璧的来历出自《韩非子》，真实性很不可靠，因为韩非只是创作寓言故事，借题发挥，重在阐明法术之士备受排挤的处境，宣泄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情绪。真实的和氏璧确实是一块美玉，但来历未必真有《韩非子》故事里那样富于传奇色彩。

真正以现实当中的血与肉，乐与怒，生与死为和氏璧赋予传奇色彩的，是[蔺相如](#)的完璧归赵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